

我們，與你們
都在這兒

嘉義縣 · 民雄鄉 · 三興村 · 中正大學

這是一趟旅行，一場出走，或是一種歸返
這兒曾可寄居，可離開，也可被當作是我們共有的「家」

來了，走了，往往返返

行
旅

關於你們，是我所說不完的故事

在
地

關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所在

足
跡

關於最後的一年，我們所經歷的



行旅

關於你們，是我所說不完的故事

旅行的出發 與 戲劇的開場

「各位觀眾，歡迎蒞臨嘉義中正大學，觀賞中文系帶來的演出。為維護演出者權利與觀賞品質，未經主辦單位允許，請勿錄影、錄音（但本次演出是平面的，能夠攝影或錄音，我將以佩服的神情隨便你）；手機呢，不用關機也無需轉為靜音，請用最舒服的姿勢，坐著，或是躺著，開著自己的音樂也無妨。這是一齣演了三年的戲，一個說了三年的故事。我現在開始說了，說不完的，未來還將繼續說下去。」

或許，我該先告訴大家時間。
現在是 2015 年，剛結束一個學期，春天即將來臨。我們有時會把時間回溯，三年前，2011 年。因為，那是這齣戲真正的「開場」。

但必須先聲明的是，這裡的一切時間，不過是個度量衡，沒特別意義。

我會報時，但時間是錯亂的。
它只告訴我們，這些事情曾經發生，也真實發生。
作為過去的這些，關係著現在；但現在呢？
作為主角的你們，必須繼續奔馳，無關乎時間。
於是，我會紀錄，但過程是零碎的。
我不打算藉由時間，作有條理的黏接。
這些紀錄早已成為你們的記憶；而我，只是以一個紀錄者的身分，不致力於說一個完整的故事，將說話的權力留給你們。

因為，這是關於你們的，關於你們替這兒演出的一場又一場戲。

喔，忘了說「你們」是誰。
你們，是這齣戲的主角，一群暱稱為「戲俊人」，愛看戲、愛演戲的孩子們。

開 · 門

時間：2014年7月

地點：國家戲劇院

出場人物：林立雄／2014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實習第一天，我到國家音樂廳報到，從一道黃色的三號大門一路進到了人力資源部，聽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說：『兩廳院裡頭總共有一千多扇門。』才突然回想起方才走來的路上，從厚重的黃色大門開啟後，便開始穿梭在一道道厚重的門，來來回回，從音樂廳穿梭到了戲劇院，直到走進了《PAR》雜誌社的辦公室，我才恍然發現，走過這些門時，那興奮卻又害怕的心情正如同當時，剛進入中文系那帶點徬徨卻又興奮不已的情緒。

一扇一扇的，走入未來，我也在一扇扇門被打開後回首。」



我把時間退回到一個多月前，你剛從我們曾一起渡過四年歲月的這座山、這所大學畢業，結束為期不短的旅居生活，回到你出生的城市——台北。那時的你，寫過劇本、演過戲、導過戲、評論過戲，當然也在我們所安排的戲劇課程裡，夾著南部的炙熱陽光，洗成健康的膚色，還有劇場知識與熱忱。你選擇在你等候著新的學習生活的短暫兩個月，申請到了《PAR表演藝術》雜誌的實習工作。迎接你的是，接連的採訪、寫稿，關於戲劇、關於舞台、關於你所愛的事物，以及你第一天看到的，一扇又一扇的門。

「門一扇扇的打開，我隨著日子的流動，也流動在兩廳院的門與門之間。雖然明確的目標，卻有很多扇陌生的門必須經歷。記得有一次我在中午用餐的時候，走了一條平常不會走的路。雖然經過的門非常多扇，但卻提早走回了我工作的地方。或許未來也是如此，你走過熟悉的路，知道自己會達到這個目標，但卻平淡無奇、毫無刺激。但沒有嘗試走過一道道陌生的門，你可能迷路，但卻可以因此看見不同的風景。」

你，不知道但可能也明白的是，三年前，那扇門早在現在距離你遠得要命的山裡悄悄地開了。

時間，再稍稍倒轉。

時間：2013年9月

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出場人物：李惟綾／2013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碩士生

「在進入劇創所之後，每次在各種場合自報家門時，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以前是念中文系，那怎麼會想來考劇創所？』為了簡單的結束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我總是用『念中文系本來就和創作沒有太大的距離』來回應，其實這個過程是相當長久的累積和考慮，從大二時期選修了系上的戲曲課程，這是我接觸戲劇的起始點……」

早立雄一年畢業的你，大概是我們致力於戲劇課程後，第一個一腳踏／栽進「戲劇」領域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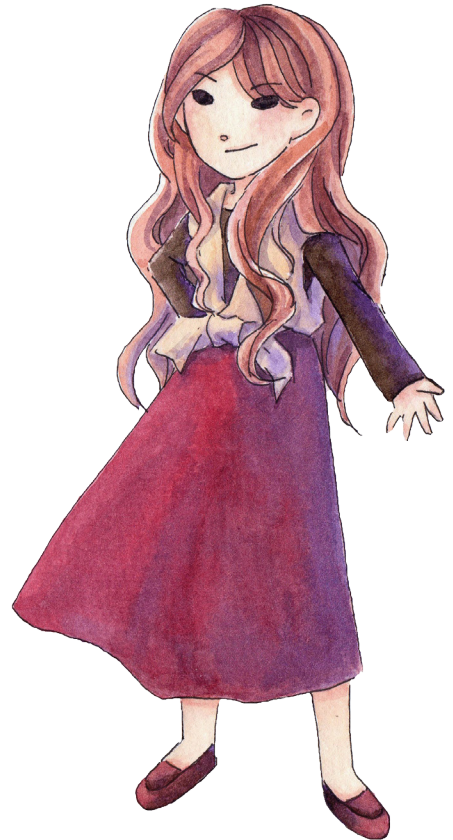
從開始到現在，我們從沒想過要把你們拖入「戲劇」這個產業裡頭，因為它不賺錢、又辛苦。想做的不過是，「中文系」不只是這樣，不是「字典」，不是永遠抱著厚厚的典籍，不是說著老舊陳腐的冷硬詞彙。我們，還有你們，真實地穿過劇場去找尋自我、尋覓與社會之間最密切的互動，用演的、用寫的、用心去感受。

你，卻這樣愛上了。

「所謂的劇場對當時的我來說，都只是一種難以親近的『藝術』，更直接一點說，看戲是有錢人的娛樂，所以在課堂上看到這麼多台灣當代劇作家的作品時，那股衝擊還有興奮讓我難以忘懷，那時的我只想著：『原來劇本可以這樣寫啊！』不僅僅是優美的戲曲唱段，也不只是大劇團的商業作品，更多的是與社會現況的呼應、諷刺甚至是劇作家關懷的面向，或許是因為從未接觸過戲劇的關係，再加上一直以來都覺得中文系傳統的學術訓練較為冷硬的緣故，我開始積極選修系上開設的戲劇課程……」

後來的你說，若要你重新選擇，或許大學時就不就讀中文系而去戲劇系了；但要是沒在這兒接收到這些戲劇課程，你大概也不會去考戲劇研究所。很矛盾。

時間，再度回溯。讓我們跳一下，往回一年。



時間：2011年9月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出場人物：徐立庭／2011年進入中正大學中文系，現就讀四年級

你，是個亮眼的女孩，開朗、活潑。

你，本來就熱愛表演。

「我天生嚮往舞台、觀眾與掌聲，只是從沒想過我也可以當一個演員，直到升上高中後接觸愛演社，才開啟我追尋戲劇的夢想，當時才十六歲，沒有專業的導師或訓練，只是以『徐立庭』的身分去演出一個角色，但憑著一股熱忱跟傻勁，天天對著鏡子練習表情與台詞，就算只有兩幕的戲份，只要能站在燈光和掌聲中謝幕，我已心滿意足。升上大學時，我一度以為自己選擇了中文系，即將遠離舞台與戲劇……」

只是，愛演戲的孩子，似乎也會擁有一個戲劇化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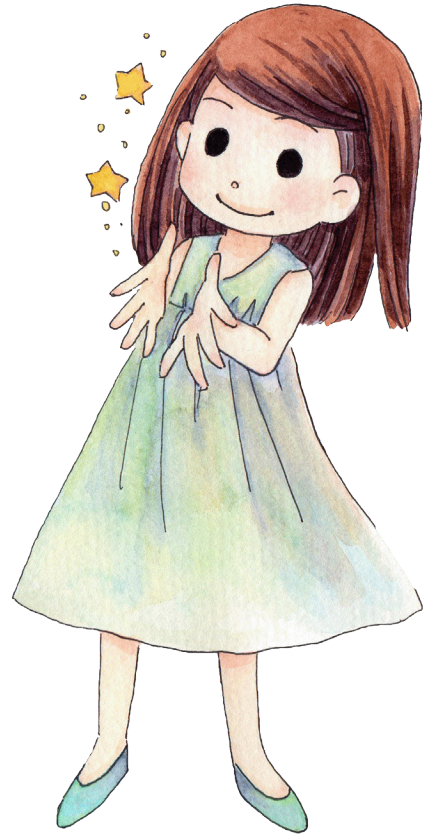
你，在對的時間進入這所大學，延續著你的熱忱與傻勁。這幾年，看著你演出的一個又一個角色，切換一個又一個身分；有時露出疲憊的神情，但一談到戲劇，彷彿又有了無比的活力。果然，很傻。

「因緣際會下中文系上舉辦了『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彷彿作夢般出現了許多戲劇相關課程，我一股腦地投入其中，我希望專長不只是演員，與戲劇影像有關的課程都是涉獵的目標，不論古今中外，崑曲京劇西方戲劇，我都求知若渴，加上同時我參加戲劇社的社課，有時覺得自己就像戲劇系的學生，忙碌但是幸福。」

後面的故事，就留給後頭繼續說。

時間暫時停留在2011年，這個計畫的開端。

那年的夏天，我們用那麼一點熱情，抵擋南部艷陽的炙熱，開了門，讓你們走進。



時間：2012 年的某段時間與 2014 年的現在交錯

地點：劇場（不限定位置）

出場人物：童士晉／2012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歷史系，現旅居澳洲

「戲劇，熟悉又美麗的名字，在與詩珮老師還有這個計畫接觸之前，這兩個字對我而言就是電視中的東西、電影院出現的影片而已。然而經由諸位老師的啟蒙，我認識了這兩個字的美麗與哀愁，悠悠忽忽的聲音，繾綣纏繞、餘聲不絕。」

正在澳洲流浪的你，往往在臉書上抱怨著，暫時看不到你最愛的戲曲，那悠悠忽忽的聲音，好像變成另一種想家的旋律，催促著自己的歸期。

那裡很好，流浪很棒；獨獨沒有戲曲，很孤獨。

「若說這次計畫影響我最深的地方，不是在舞台劇的部分，而是在戲曲的地方，那聲音勾魂攝魄般，誰能自脫？裡頭的餘音，盡是繾綣不絕的纏繞，如對鴉片上癮般，我想今生是無法戒掉了。」

我們最先找到了愛看戲的孩子。



時間，將往後推一點，在這個計劃開始的一年內。

台下的你們，在做些什麼？寫劇本？排練？還是……？

演戲的人，準備上台。但，時間還沒推得那麼快。

這一年，我們在一系列的戲劇相關課程裡，領著你們從基本知識入手，有古典戲曲、有現代劇場、也有歐美劇場，慢慢建構出每個人各自的戲劇空間。這時候的你們，還在台下。在舞台下，當個觀眾；也在講台下，當個聽眾。不斷地，接收到演員所帶給你們的感動，也感受到老師們投注的熱情。不管之後的你們是否上台、演戲，都一個一個成為……

「走進劇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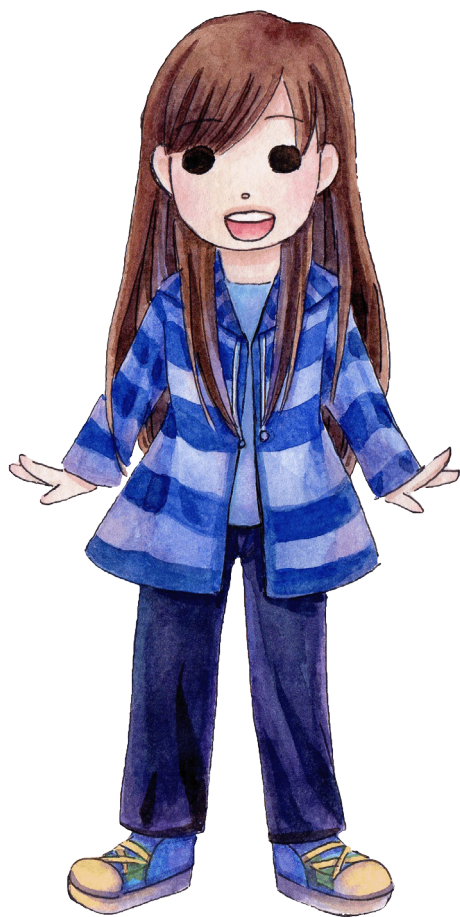
時間向前，停，就這樣卡在 2012 年與 2013 年間。

你們，準備做一齣戲。

劇名是《明天我們空中再見》。

時間：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
地點：中正大學任何一個角落
出場人物：黎佳宜／2013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

你的笑聲，在那些年裡總穿透過厚厚的牆壁，散在學校的任何一個角落。豪氣、爽朗，是我們對你的第一印象。在你清澈的瞳孔裡，其實一直都有夢還在醞釀、還沒萌芽，只是你沒發現。



「大學時期，我對於未來並沒有什麼想像，只是覺得走一步算一步，時光也就在同學間的笑鬧聲中過去了。之後，誤打誤撞被室友拉進了『戲俊人』計畫，當初聽到『戲俊人』這名堂，還笑了好久好久，直喊著我不當什麼細菌人，我寧可當個麵包超人至少還餓不死之類云云。但也因為成為了『戲俊人』，我認識了一群對戲劇充滿熱忱的人，一群熱愛冒險、愛挑戰、愛笑愛鬧、尤其最愛做夢的人，如今回首，真是一場浪漫的邂逅。」

人生啊，好像多數時候都是意外，但我希望帶給你們的是場美麗的意外，或者如你所說的，是邂逅。

於是，你們開始編織夢想，將它們織成一齣戲。

「老師們上起戲來，也是神采飛揚，我們開始讀劇，開始即興創作，開始用一個又一個的想法互相撞擊著彼此，每次談起戲來，我們都停不下來，有時爭執，有時分享，有時就自己天馬行空的寫出一些東西，樂此不疲。於是，我們決定做一齣戲，因為我們是一群愛看戲也愛做夢的人，那麼，就讓這場夢成真吧。

雖然，做得永遠比說得還難。」

只是，你們真的努力去做了，才不只是說了一口好戲。你，還記得吧？

時間，暫時就先停滯吧。

我想多說一點你們上台前的樣子。或者，讓你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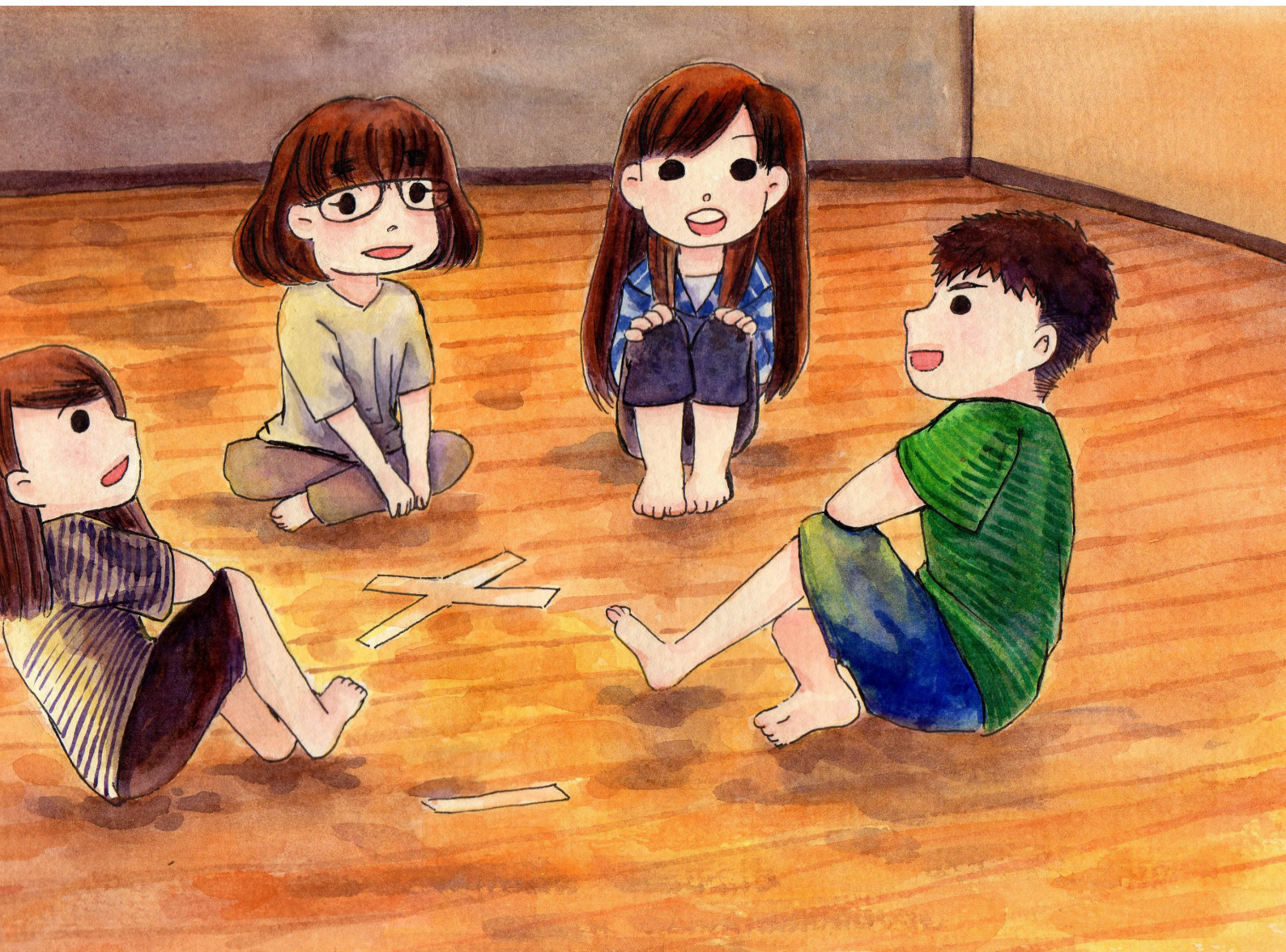
我們替你們找來了《痞子英雄》的編劇吳洛纓老師，她成為我們的一員。南來北往，踏著小葉欖仁的落葉鋪成的毯子，走來。她抖抖台北附著的濕氣，總露出堅定而溫暖的笑容。那個冬季，好冷。洛纓老師遞交的不只是技術，還有滿滿的熱情，給戲劇的，也給了你們。

「劇場正是一個製造奇蹟的地方，在這裡，我們造夢、圓夢、創造奇蹟，做一件沒有做過的事，而且要做好。

如果不是因為陽光，這一切不會發生。正由於不同於潮寒北方的黏膩冷冽，南方的我們，更應該相信，奇蹟往往與溫暖一樣，那是自然而然的渴求。」

靜靜地，在那個座落於偌大的寧靜湖旁的小小教室裡，你們開始練習，練習著說話、練習著動作。那些你們從未接觸過的，讓你們像是個初生的孩子，扯動自己的身體，找到不同的可能，也不斷地學習。

排練場裡的你們，閃耀地像是星星。



《明天我們空中再見》的故事就暫時停在那兒。好多事得說，所以我們先穩穩地站著，然後突然地轉圈，讓時間.....開始稍微迴轉一點。

回到 2011 年的下半年，有個孩子交出了人生裡的第一部劇本，關於信仰、關於家庭、關於自我。

時間：2011 年下半年

地點：中正大學文學院、燦爛時光咖啡館、立雄的家

出場人物：林立雄

「記得第一次的劇本工作坊，我選了個題材：台灣的信仰儀式與家庭。寫了關於我從小到大所接觸的家族內的宗教信仰，以及我的家。那時我的母親因為宗教的關係住進了療養院好一陣子，從小到大我一直很相信神，相信所謂的『代言人』。但，那時的我懂什麼原因，信仰卻使得我變得痛苦，我的家人痛苦，甚至最後和家人還分離了一段時間。然而，在沉澱一段時間後的大一下學期，我寫了這個劇本，寫完了，裏頭有無以明狀的笑點，也有對信仰的詰問和吶喊。」

劇本是虛構的，但裡頭想說的，卻真切地嵌進現實生活。而生活，總不曾放過你，靜靜地逼壓、迫近，然後你無處可躲；在碾碎之後，你還得乖乖地將其黏合。因為，這是你的生活，也是你的人生。真真實實。

「阿維：媽
我不要
我只是希望
我沒有纏上壞東西
不要這樣
媽趕快回來」

林立雄 ·
劇本《離
神記》

「阿維：爸
阿彬：對不起，兒子。這本來就是我們的錯」

後來的你哭了，我們也都哭了。對於生命、對於家人，你有太多想說的，卻再也說不出口，最後終將刻成劇本裡的文字，燃成朵朵紅花，隨著漸升的風嵐，捲上他離開的方向。

「這段故事其實是在寫我的父母，尤其是給我的父親。但，在劇本寫完之後，他便無聲無息的走了，他還沒有機會看見劇本，於是我也將劇本燒成了一朵朵紅蓮，往他遠行的方向而去。在這段時間之後，我展開了更多書寫，還有看很多的戲，或許是從戲劇中，能得到這些悲痛的洗滌吧。」

後來的你，很快地寫了自己的第二個劇本《餐桌》。

獻給，那一年就此在餐桌上缺席的父親。

「譽維：（大喊到越喊越小聲）爸！爸！爸！

燈亮不閃

譽維癱坐在餐桌前

譽維：原來...原來只是...一場夢罷了，是嗎？可是老爸早就走了，這怎麼可能是真的？那些話，是老爸和我在平常日裡聊天的內容。時間過了好久了，一年了，好像一場夢。只不過是一場夢，可是，他說他沒死？所以，是真的！是真的嗎？但，這好像也就是一場夢而已？是吧？一場夢.....」

「譽婷：嗯，但長大真的很累。如果可以，我還寧願不要長大。
譽維：多多照顧自己，多多照顧媽。以後的日子，大概只有我們三個人要一起過下去了。明天，不要忘記，港式飲茶餐廳，一樣在窗邊，我們四個人一起吃飯的，圓的那張餐桌。」

林立雄 ·
劇本《餐桌》

「譽維：爸，一路好走。我很慶幸有你這樣的父親。從小辛苦到老，你也該好好休息了，爸，這趟旅程很遠很遠，我想大概是見不到面了。到了那裏之後替我和爺爺打聲招呼。這段時間辛苦了，雖然，我知道這是一場夢，但是也很值得，你遠去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夢裡談天，即使在生活中已經不見你的影子。但在我心中在我腦海裡，在我生活中，是啊，你的確還活在我們的生活裡。一直...沒有走遠.....」



時間還是停留在立雄完成第二部作品的那一年，2012 年的夏天。

你，也創作出了第一個劇本，而成為你心 / 新旅程的開端。

時間：2012 年 6 月
地點：中正大學文學院
出場人物：李惟綾

同樣地，你也從自我出發，找尋自己的故事。
那個總在排球場上，跳躍、移位、殺球的霸氣女孩，一字一字細細地滌出你藏在心底的故事，用劇本裡一句一句的對話。

後來的你，選擇了「劇本創作」這條道路，只為說好一個故事，回到自己最原始的期望。而當初替你朗讀劇本的身影，以及創作的初衷，將成為你在幕的後頭望著台上最忠誠的感動。

時間稍微倒轉，或者不動，或者前進。
無所謂。我早說過，時間不是這個故事裡最重要的事情，而是你們。

你們，在這座小小的山城裡，真誠與熱情的心始終遠多過於獲得的資源，卻奮力地演好自己，還有台上一齣又一齣的戲。
而我們始終看著，也守著你們小小的期盼，在幕的後頭、在舞台的左下方。

戲，最後是怎樣的？或許總有一天會忘記。
但那段躲進黑盒子裡的歲月，卻烙得清晰，也逐漸印出你們各自的樣子。

時間：2014年9月

地點：任何一個空間，可以站立，或者坐著

出場人物：詹喬涵／2014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現撰寫劇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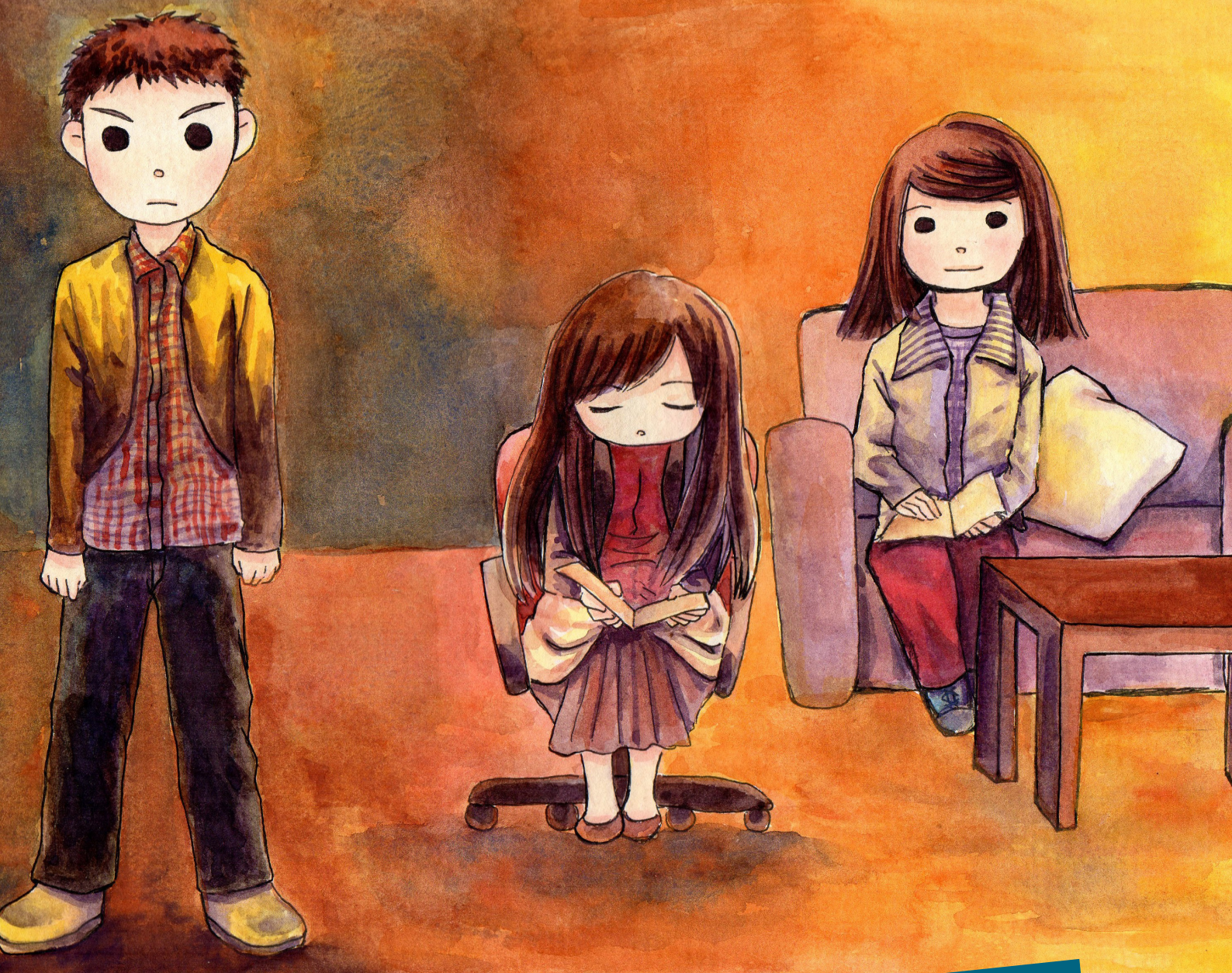
「不停思索且追問的過程中，發現在時間之流中，我們必須學著越準確、細膩的去抓住每個光點，才能真正的意識到我們為什麼會在很多日子過後，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往』的我們，是什麼改變了？現在自己的樣子，究竟從何而來呢？」

畢業後的你，在快速流動的通訊紀錄裡，給了幾段獨白。像是獨角戲，在空蕩的舞台上，沒有多餘的佈景與配樂，好「貝克特」。你靜靜地站在那兒，燈光打在身上。多數時候是喃喃自語，有時激動、有時平靜，卻說得清晰。

「時間繼續走啊走，會有更多的「年輕時候的我」不斷推動、撞擊著現在的我們。有人說『人會在無意識中做很多事』，其實，人生活的每一秒，根本就沒有無意識的時候，只是自己有沒有發現，當仔細思考自己的每個決定、每個作為，它所連接的不僅只是當下的想法，會牽動得更久遠的記憶與習慣，若能抓住這些在腦中一閃而過準備進入沉眠的片段，不斷詢問自己，為什麼做，這是你想要的嗎？它將會越來越鮮明，並且帶動那些相關的畫面湧而出，自己是這樣熱愛著而無所知。」

還記得，那個有些害羞的你，在民雄表演藝術中心的荷花池畔，隨風飄起你那青綠色的紗裙，眼神望向遠方。每個人好像都長大了。時間給予你們的，是在哭了、笑了、累了之後，揮別青澀，走向自己的道路。





時間：2013年1月19日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明天我們空中再見

那一夜，你們這麼說：

「我們是一群有夢想的人
從挑選劇本 到今晚的彩排
時間過得很快，明天就要演出了
這一學期所做的努力，就是為了在明天晚上
將我們所感受的、所嚮往的美麗
百分百地傳達給每一個觀眾」

我關掉報時這個功能。
就讓時間凌亂。
戲，真的演完了.....嗎？
旅行呢？
你們，與我們，該走去哪？
而我的故事，說完了嗎？

「天上那片雲終於走了，突然陽光曬得我臉上手上暖暖的，我到底是睡著了沒有？我還聽到有音樂的聲音，我看見許多的雲彩飄過來，突然散開……一些影子！是天使！她們向我走來……不對，她們是人，是我認識的人。」

時間：2014年5月14日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我看見大海與星星牽著手走來，捉迷藏和躲迷藏的人手牽著手走來，『天』與『地』手牽著手……」
(取自金士傑·劇本《永遠的微笑》)

永遠的微笑







在地

關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所在

自一九九〇年以降，「差事劇團」即以一套風行於亞洲各國的民眾劇場教學法，在台灣社區的城鄉展開以劇場工作坊為主題的社區教學活動，並與亞洲各國的戲劇團體展開長期的聯絡。

民眾戲劇強調過程的學習，透過劇場的互動，達到教育、溝通和共同成長的目的。在表演美學上，民眾戲劇 (People' s Theatre) 是一種從現實出發，並融合在地歷史與生活經驗，在現代劇場中探索表演美學的戲劇形式。

差事劇團主要的工作方向有三：

→教育劇場工作坊：運用一系列的劇場遊戲、肢體訓練和集體即興創作，在學校、社區和弱勢團體間開展教育性的戲劇工作坊。

→劇場演出：在邁向專業化的里程中，每年推出深入社會脈動的演出；在藝術表現上承接表現主義的美學精神。

→亞洲民眾戲劇交流：融合亞洲各國傳統與當代表演美學，探索在全球化衝擊下，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除了聯合公演外，並舉辦系列性的劇場交流工作坊。未來還將擴大與全球民眾戲劇團體的互動。

差事劇團

鳳梨

團長 鍾喬

鍾喬，1956年生，台灣苗栗客籍人士，作家、詩人、戲劇編導及社區劇場資深策劃人及輔導人。

1980年代，除在中時、自立等媒體任職記者、編輯之外，曾追隨陳映真先生於「人間雜誌」任職主編職位。

1990年，專事民眾劇場工作，相繼成立「差事劇團」及「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直到現今。現任「差事劇團」團長與「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而後，陸續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以劇場推動社區成人教育的養成，著重論述及工作坊實務的雙軌互動並行。並成為在台灣、大陸及亞洲地區推動「社區劇場」的先行者。

九二一大地震後，2000年春天，於地震區域石岡和在地十位農婦互動，協助成立「石岡媽媽劇團」，成為日後台灣社區劇場典範。2009年，以一年時間和「南洋姊妹會」合作，協助新移民成立「南洋姊妹劇團」，成功推出社群劇場代表性演出作品：〈雨中的風箏〉及〈飄洋的夢想〉。

鍾喬，具備二十年以上劇場實務、寫作及文化論述經驗。多年來，在社區中策劃、執行並身兼工作坊訓練者，開展民眾性社區劇場工作坊。並發表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的觀察及論述。

「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是中正大學藝文中心和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雙向合作的重要成果。由於中正大學執行「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第三期的核心價值在於提昇應用戲劇的具體呈現，並以此回應社會正義的關懷主軸，故從2014年來，團隊規畫了一系列相關講座課程，引介「被壓迫者劇場」、「民眾劇場」、「教習劇場」等戲劇理論，試著翻轉劇場權力關係，去除舞台的神聖性，引領觀眾從被動的觀者（spectator）變成主動的觀賞/行動者（spect-actor），讓戲劇不再從屬於菁英階層，而能在廣大的庶民日常中發揮出公民與群眾的巨大能量。

這次機會難得，在管中祥老師的促成之下有幸和藝文中心合作，邀請到鍾喬老師和差事劇團來中正大學所在地「三興村」長期進駐，以工作坊的形式帶領大家「紮根在地」，帶領學生把在中正求學的生命史和三興村在地生活重新鍊結起來，找回人和土地的直接聯繫。在實際和社區居民的互動中，我們預計學習農村的身體勞作經驗、了解在地人際網絡和農作的產銷模式、探究在地原生的自然生態、閩式傳統舊建築的空間規畫、三興村歷史發展……等重要議題，重新讓自己融入三興村的日常作息，並在學期末以在地的美學形式，集體創造出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和土地密切相關的獨特呈現。

一直以來，「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團隊都強調要在關注社會議題和提昇公民素養的前提下，促使學生了解戲劇活動在此間能夠發揮的能動性。希望透過這個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能讓學生在學習應用戲劇訓練技巧同時，也能夠融入社區生活，重新建立人和土地的親密關係，並具體承擔一個社區居民的公民責任。

呂明純

急行軍

初衷

紮根，不要璀璨的虛無煙花

幾年前和剛到中正大學唸書的新生聊起第一次到校的感覺。有位同學告訴我，第一回到中正是開學前的晚上，車子下了高速高路，道路陰暗地只剩下路燈，隨著月光繞了幾條彎曲的路，終於看到盞盞燈火，家長下了車，看了一下四週的環境，嘆了口氣說：我的孩子竟然要在這鳥不生蛋的地方讀書。

不過，即使是點點燈火，通常也只有幾日可見。週四晚上，附近車站擠滿了人，週一傍晚，返鄉的人陸續回到學校。大家雖然都住在這兒，但，不是歸人，而是過客。

縱使我們住在三興村，卻很少會覺自己是村民，即使我們在這裡待了兩年、四年，或六年，也可能沒和何一位鄉民聊過天。當然，有些問題，我們也很少想過。

就好比，校門口的「大學路」原本叫什麼？換了路名，地址就得變更，身份証、信用卡、儲簿、帳單、通訊路、各級學校的戶籍資料都得全換，這樣的改變，對當地居民會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民雄的車禍率是嘉義縣最高？呼嘯而過的機車造成了多少鄉民的驚恐與傷害？

大學人鄉，帶來人潮，但也帶來車潮，新生要適應新環境，鄉民也被迫要面對新生活。

我們試著透過「鳳梨急行軍」帶同學走入鄉村，邀請差事劇團的鍾喬、李哲宇擔任駐校藝術家，穿過身體與劇場接近土地、認識鄉民，尋求共好的生活態度與方式，我們希望這連串的活動，是認真紮根的開始，而不是貌似璀璨的虛無煙花。

管中祥



2014.10.06

鍾喬：「想到戲劇你們覺得其中包含了元素有什麼？」

同學們想到了演員、劇本、觀眾情緒上的互動等，各種不同的答案，大家對於戲劇都有各自的看法，進行一番的討論後，開始進行肢體的體驗。

除去言語，我們必須用肩膀、膝蓋或額頭與別人接觸，在與他人相互碰觸的過程中，從中去感受對方的氣息、情緒，同時也呈現自己的情緒；而在另一個活動中，由鍾喬老師數數，同學們依照數數的快慢，將肢體縮至最小或者超展開，扭曲的肢體，誘使大家對肢體的想像空間再增添新的可能。

另外從活動中尋找與社會連結，鍾喬老師帶著大家展開了社會關係聯想的「開車活動」，同學們有的人當司機，有的人當車，而當車的人必須閉上眼睛被操控，彼此輪流互換角色。

在最後的活動當中，鍾喬老師要同學們在紙上畫一個人代表自己，並將自己身上的感官部分與外在主題做連結，連結的主題也許是民雄的三興村、也許是街口的柑仔店，主題不一。而這樣的目的是，當你的感官被開啟之後，能不能有效的與社會、社區做連結，去體察周邊事物，而並非僅是活在校園內的外地人。

是劇場？
或身體行動！





始業式， 三興社區踏查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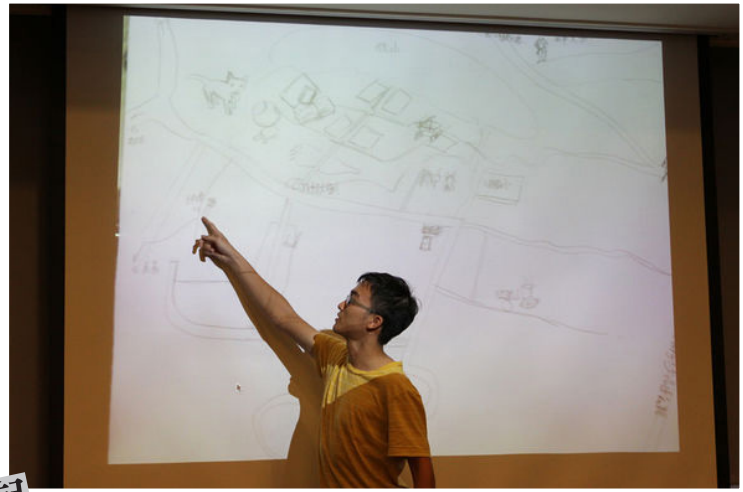
2014.11.08

行腳路線由學校的寧靜湖畔開始，順著溪流，走往我們所熟悉的鳳梨田。大家都戲稱中正大學為鳳梨田大學，但其實鳳梨田大學的學生可能不太了解鳳梨，要判斷是否為好吃的鳳梨，拍拍聲音若是「肉聲」那這顆鳳梨含水量較低，若是「鼓聲」則含水量高。

往上走到了三興村的活動中心，前面有張地圖畫著三興村的地理位置，而這次同學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畫一張三興村的探查地圖，但是由文史的視角，以及對當地的了解來畫這張屬於自己理解中的三興村。再往上走是三興村的舊活動中心。在舊活動中心的屋頂上有設置了三個喇叭，村裡的大小事都由這裡放送，可見以前的人際網絡溝通是很仰賴活動中心的。到了舜泰柑仔店，老闆娘熱情的招呼。這裡的地名是三興村陳厝寮，顧名思義陳氏的居民為大宗，陳氏古厝在這裡依然保留著，屋頂建築上的「筒瓦」與「滴水」，製作意涵是為了讓雨水能夠流動並慢慢地滴落，讓人們能夠坐在屋內賞雨，象徵著前人的生活美學。而古厝外種植的雞冠花其實是西拉雅族祭祀用的花朵，這代表著此處可能有著平埔族，而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其實不只是原住民被漢化，漢人也有原民化的可能性，是彼此互相影響的關係。

最後到了赤牛居，是日治時代保正李赤牛的家，李赤牛民國前四年生，是地方極具聲望的人士，屋子的建築也能看出當代特色，廚房內偏低的洗手台，是為了讓以前七八歲就得進廚房的小女孩方便工作。不同於喜歡在柱上做雕飾的外國人，木造的房屋需要大量的支撐，為了不增加壓力，柱上顯得簡單，而喜歡在柱子下做雕飾。牆上還能看見富士山的窗框。





討論與 回饋

2014.11.15

由管中祥老師與大家一同思考成為三興村民的經驗，大部分的同學很少意識到、或認為自己是三興村的村民，即便中正大學坐落於三興村內，但校園的界線在無形有形之中，造成了學生與社區關係的疏離。接著用五分鐘的時間，依照自己的想像繪製地圖。地圖意味著什麼？其中蘊含的價值與想像其實也象徵著一種權力關係，帶有指引功能的地圖同時也界定你如何認識此地，大部分的地圖是一種行政區域的標示，這樣的指引，未曾假設你和村民的聯結、流浪狗與地方關係，會不會有鳳梨生產地圖或銷售地圖的可能？

最後觀看差事劇團《戲台頂上的媽媽》，內容主要陳述九二一大地震後，石岡社區的媽媽們藉由差事劇團的引導，用戲劇表演這樣的敘事媒介進而釋放心中的恐懼及陰影。從這齣紀錄片我們進而思考了幾個面向的問題，當我們揭露他人的悲慘經驗是二次傷害嗎？石岡媽媽們在差事劇團的民眾劇場裡，除了演一齣戲的成果展現外，更多的是對生活的想像。透過劇場中的彼此分享，發現與她人的共同感覺，找到共鳴及個人差異，從差異中進而衍伸出不同的想像，不僅能夠發展出個人生活特質，卻又同時因為劇場對彼此的同理心而不致孤立差事劇團的民眾劇場用這樣的方式，一部分用類似敘事治療的方法釋放石岡媽媽們內心的恐懼，並培植了她們的自主性，另外也打破了一般認知上所謂劇場專業界線的藩籬。特別的是這次上課有兩位同學，因為認識其中的三位媽媽，特別來看紀錄片，她說到現在媽媽們談及當初在劇場的表演仍是記憶深刻，覺得在當初在劇場的表演給了她們很大的影響，至今家中仍保留了許多當時的照片。





戲劇工作坊 1. 身體的語言 2. 身體與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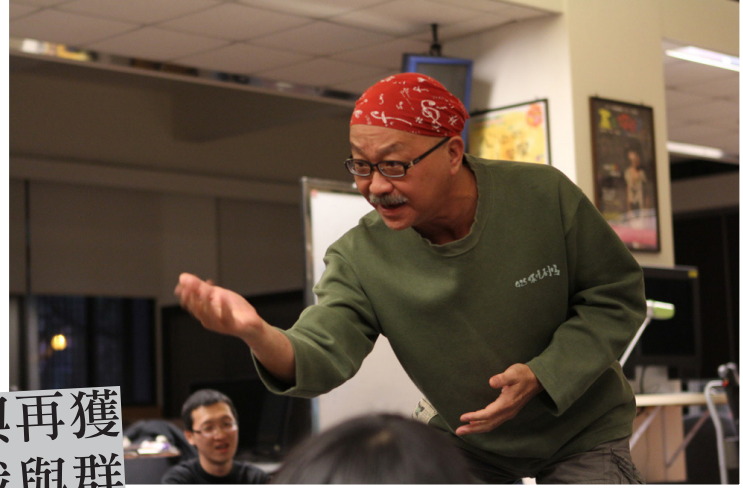
2014.11.22-23

伴隨著音樂，認識彼此從遊戲中開始，同學們一開始由握手認識對方，遊戲中交換身分，藉此熟悉大家的名字，深入了解彼後再利用身體想像的共創，進而發展肢體的默契。在團隊發想、共創默契的過程當中，同學們將上次的地圖放在中間，想像自己回到三興村裡，並在最後實際分享彼此地圖的相同與不同處。鍾喬老師在與同學們進行觀察遊戲練習前，強調了感官的重要，除了對人，對環境、空間也是如此，而對於要演出的角色除了外在肢體觀察外，內心的觀察也是很重要的。

李哲宇老師的頭腦體操，帶著同學一同思考進入社區的意義，及團隊在當中的角色，一開始哲宇要大家想如果一個人在社區掃地和十個人在社區掃地有什麼差別？討論的結論是十個人一起掃不只事半功倍，更可以分享彼此的觀察，也就是說透過掃地這個身體的過程進入、紀錄社區。另外也討論了地圖上沒有什麼？各種答案包括了歷史性、氣候等，歷史系的佳宜指出不同的學科上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國別史會先看地域，民族史會探討文化風俗。

整部戲劇沒有固定的形式或太多預定的想法，依照每一次老師及同學們互動中產生新的火花來進行展演，在這個禮拜戲劇的起承轉合大致擬定，「起」的部分展現出一種閒適、和諧的氛圍。在大家練習的過程中，鍾喬老師也引導同學將情緒帶入話語中，試著用身體帶出話語、用身體去說服自己，相信自己能夠進入情境。在肢體表現上開始和結束都很重要，在結束時特別注意不要草草了事，要堅定的亮相，將最自信的一面停留到最後一刻。而在下週上課前，也請同學們到表演地點 - 赤牛居的龍眼樹下，感受當下的氛圍，融入情境，下次與夥伴們分享心得。





自主身體的解放與再獲得 / 重新思索自我與群落的關係

2014.12.06

鍾喬老師戲稱劇場觀眾是「甘願被欺騙的一群人」，觀眾被演員的演技與故事吸引，於是走進劇場，沉浸在劇場所創造的迷人世界。透過這幾個遊戲，鍾喬老師想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常常囿於這個社會給我們的框架，於是我們照著社會規範行走，並不知不覺被社會的枷鎖束縛而不自知。透過認知錯亂，我們可以重新認知世界，重啟感官，讓自己跳脫框架，用更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哲宇老師說，在還沒認識群落 / 社區前的我們，對它總會有一些超出現實的想像。而當我們實際走進農村，我們看到的也僅止是片面、靜態的農村。我們尚未與農村村民交談，這必不能表示我們已經理解農村。哲宇老師問：既然我們並不是村民，為什麼我們要走進農村呢？雖然我們共同演出一齣戲，可是既然我們本來就擁有不同的背景，有個體獨特的記憶，那為什麼要抹去個人的差異性呢？至此，哲宇老師又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討論：我們為什麼不是三興村民？經由大家討論的結果，可以歸為這裡沒有家人，因而沒有歸屬感、與土地或村民的情感聯繫過少、活動範圍不同、習性或語言不同。這個討論是要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次的活動與想法，我們不必「從眾」，因為團體內有某個目標，於是要求自己將自己的差異性抹消，歸化進某個團體。在這次的表演中，不管有甚麼想法都可以盡情的表達出來，想法沒有是非對錯，只有互相理解與認識。我們不須讓戲劇只能呈現單一面向的情感記憶，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觀點，不需要有刻板印象，只需要擁有最真實的感受。這次的演出希望能讓每個學員都表達自己的想像與感受，以及三興村民的真實記憶經驗與想法，從兩方的想法中激盪出一個我們可能從未看見的，過去與未來交織的三興村。





2014.12.07

一早先由文取大哥在龍眼樹下為各位同學講述《水的故事》。文取大哥的家裡經營雜貨店多年，除了是村裡的物資補給站也是平常大家聊天聯絡感情的中繼點，文取大哥秉持「取之於社區、回饋於社區」的理念，擔任社區協會總幹事，和社區的年輕人輪流排班、整治河流，大哥笑說，拔草要拔三年，大家才會開始認同你，即使如此，他還是會一直堅持下去，讓村裡的居民能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

鍾喬老師接著讓同學們在龍眼樹進行表演的練習，從梓皓學長擔任鳳梨貓，引導揭序這段《水的故事》，靖怡中國笛清新的笛聲旋律響起，帶出鼓聲、掌聲、樂器的合奏，沒有既定的劇本，而是讓同學們用心去體驗每一次的節奏，讓環境與夥伴們融為一體，音樂像是歡樂的慶典迎接河水的到來，在一個鑼鼓點之後大家放下樂器慢慢變成雕像，用自己的詩句與身體線條表達對村莊的感受，讓大家在鳳梨貓的帶領下彷彿化身為森林中的水精靈在河中翱翔悠遊地尋找水源，又如歌隊一般慢慢吟唱起張雨生的〈河〉與兒歌〈我家門前有小河〉，伴隨著歌聲學生彷彿魚群般穿梭在詩意的河道上，原來沒有劇本的戲，也可以這麼美。

三興社區踏查 2. 空間裝置的 討論





2014.12.13-14

鳳梨急行軍課程進入倒數第二週，持續保持著身體的默契與動能，以接球遊戲作為開場，大伙一邊快速地走動，一邊用眼神與對方連結、拋球；進階是在拋球時呼喊出聲音；最後一個階段是在拋球時大聲說出一句話，透過遊戲達到暖身、銜接默契與肢體的超展開。

在工作坊進行當中，同學們逐漸對社區議題有所提問，鍾喬老師說道，進入社區後的反思又助於釐清我們的動機，也釐清目的，鳳梨急行軍工作坊是一個階段性目標，至於之後是否繼續進入社區，是一個需要另外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定的是與非，推動學生們湧入社區也不全然是我們的行動標的，但是在行動的過程中有助於我們想像社區與地方的各種可能。就像鍾喬老師，也許在工作坊結束後就不會駐留於此，但為我們帶來的是本質上的揣摩與反思，將不同於以往的社區想像邏輯，紮根於工作坊學員的心中。而後續，該如何有更多的行動或思想上的推動，則是同學們需要在投諸更多的思考，就像這個工作坊所產生的漣漪一樣，繼續蔓延。

身體與心理想像的再練習，學員們在這個空間中找出心中的本位，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綜觀全場，心理的中心位置也許就會在角落；而學員們想像自己在社區的情境，演出一段默劇，並陳述你的中心位置為什麼在這裡。家綾選擇的位置是在門邊，演的默劇是一個急忙講電話的人，在分享時她說，會在這邊是因為這扇門就好像劃分了兩個場域，平時課業很忙碌，所以來參加工作坊進入社區前，想要把事情趕快處理完，才能安心無虞，所以不斷的講電話聯絡事情，才能推開那扇門進入通往社區的場域。





知道自己在那裡、在做什麼、是誰，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你在舞台上才能投身到那個情境，若缺少了那些情境線索，演員的表演則難以說服觀眾。同學們分別排練左岸的村民與右岸的學生，兩者互相的交織形成這齣有關水的故事，左岸的村民演出生活上的辛苦與水資源的珍貴，故事中挑水的小妹（佳琪），卻不小心打翻了水，受到媽媽（裘雅）和農夫（典翰、乾庸）責難。排練後哲宇提示，角色的關係設定不能模糊帶過，媽媽不能只是一個模糊的媽媽，她是誰的妻子？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否則這樣的互動關係中，彷彿與兩個農夫同時曖昧不明，把角色設定的更清楚有助將故事說得更清楚，表演上也能夠更細緻動人。右岸的同學飾演學生概況，呈現了與村落的疏離關係，以及學生對村民互相帶來的影響。排演後乾庸給的回饋是，若有多一點的肢體表現會更精采，太多的語言陳述有可能會使觀眾失焦。哲宇也說，演出自己的身分通常是比較難的，因為你對他者通常會比較有想像，乾庸的提議很好，可以把戲劇朝這個方向發展。

承襲差事劇團民眾劇場的風格，這次鳳梨急行軍演出「水的故事」，音樂元素是由同學們自身演奏、錄音，道具是自行製作或者環保素材再利用，戲劇的元素也是發想至學生（民眾）本體，打破了金字塔型式支配下所謂的專業關係，所以參與的過程更顯得重要。當天演出前的踩街活動也開放非工作坊學生參與，鍾喬老師提及踩街也是身體行動的一項當代儀式，打破表演或身體表現的菁英主義，搶回只有演員才能運用的身體表演特權。

空間裝置的設置，鳳梨急行軍一 踩街計畫的討論，戲劇工作坊 5 - 身體與聲音





前進吧！
鳳梨急行軍！

2014.12.21

這個週末連續兩天的豔陽天，學員們將排練場地轉移至表演場地赤牛居排練，倒數的日子裡，加緊腳步的排練，並且將表演使用的裝置道具一一製作完工，如先前，鍾喬老師仍然強調重點是在短短兩個月的過程中，我們在當中學到了什麼、改變了什麼，而並不把價值全然建構於觀眾對戲的評價。

週日一早，學員們特地安排時間提早到場地，大夥穿著表演的衣服，上頭寫了屬於自己表演的詩句，明純老師說，難得有一齣戲可以把台詞寫在衣服上呢！

到了下午活動正式開始，在中正大學校門口集合，到場參加的朋友拿著設計的宣傳版，任意填空：「我在三興村，我喜歡：」，有位三興國小的小朋友，在帳棚下拿著簽字筆，扶著下巴沉思後寫了：「我在三興村，我喜歡：三興國小」；來自廈門的交換生晨陽，寫了：「我在三興村，我喜歡：這裡的風景和熱情的人們」。

集合時間差不多後，我們在中正大學校門先舉行「Rock 鳳梨陣」的儀式，先由伯僑及在戲中飾演學生的一夥人，拿著竹子在地上敲打出節奏，而另一邊的村民們拿著鳳梨面具，配合著竹子的律動聲，以及配合鍾喬老師的指揮，開始律動；接著竹子變成在地上的農田，鳳梨人在當中耕田，接著隨音樂聲，大家開始跳舞，鳳梨軍們將來玩的民眾一起拉入舞群裡，就如同我們先前了解的，身體的展演、發聲並非菁英化，而是普羅大眾的都能有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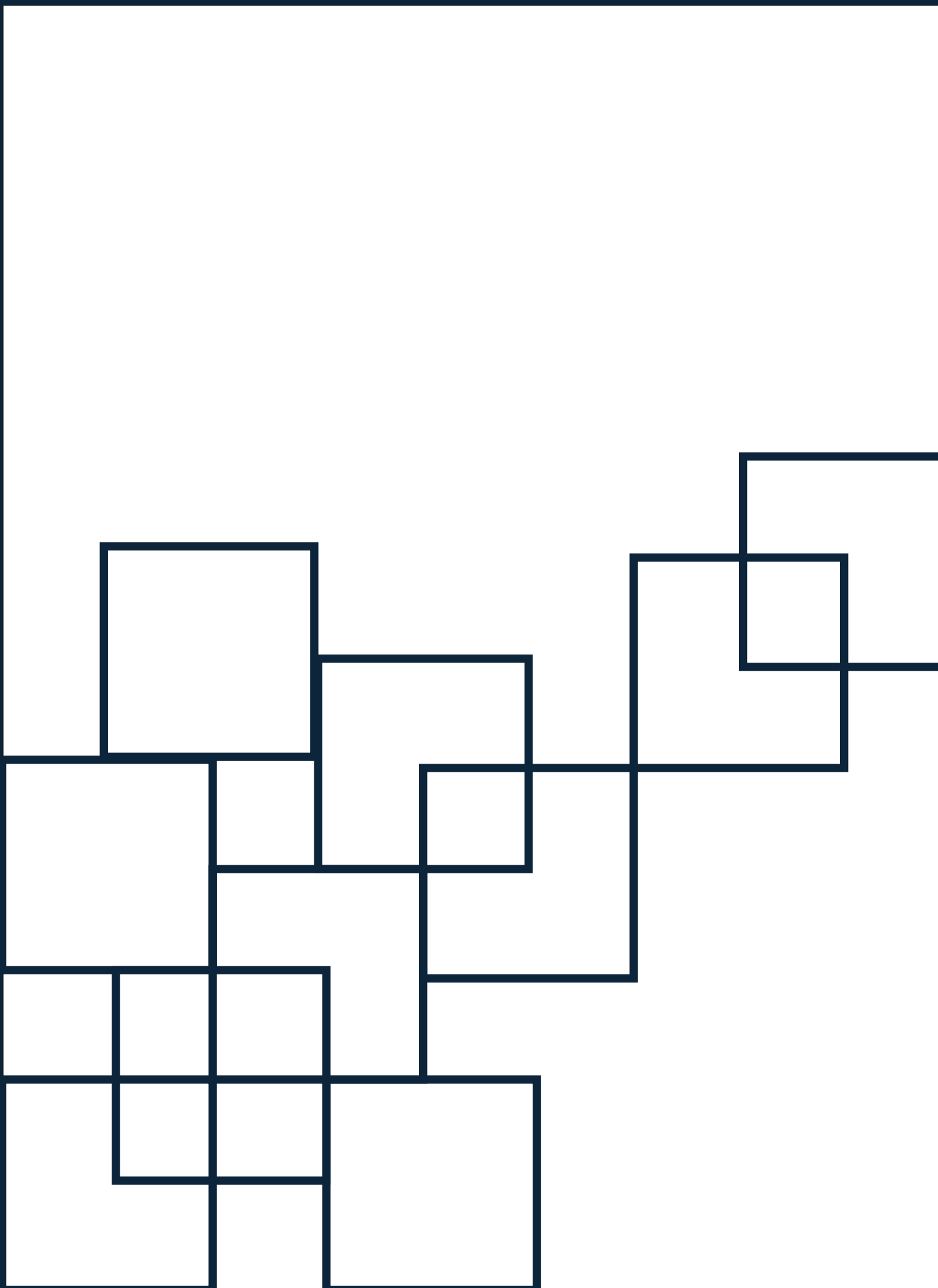


鳳梨軍們在龍眼樹下拿著自製的樂器哼唱著，如森林中的精靈般，鳳梨貓拉下了象徵著水的布幔，她們變成了魚，水裡嬉戲；在這個環境劇場中演員沒有主要定位的舞台，而是隨著環境轉換舞台；穿過了象徵社區的拱門後，她們一一變成了人，朗誦屬於自己與這片土地寫成詩的各種情節；接著河水劃分了河左岸的居民與河右岸的學生，毫不掩飾的演出各種屬於當地人與當地學生的情節，像是勞作教育打混摸魚的學生們、或鄉民們治河的缺乏人手的窘境，也許是因為印心吧，許多橋段鄉民與學生們都開心的笑著；最後河水因為污染的關係，鳳梨貓依照河神的旨意將河水帶走了，人們就像是流離失所，直到找到了河水，學生與居民共榮，完結了整齣戲劇。

而在最後，因為隔天是冬至，與居民們分享了鹹甜湯圓，也象徵圓滿，那天赤牛居塞了滿滿的人，好不熱鬧。村民們都說學校好久沒有來村子裡辦這樣的活動了，也沒想到這樣的場地能做出這樣的表演。

鳳梨急行軍在這天傍晚也算是完整落幕了，同學們拍照紀念、擁抱、道別，這個時刻很感性，相較於管中祥老師上課時第一次要大家圍成圈自我介紹，大多是以一種很理性的情緒來表達自己，甚至是對於社區議題不知所措，對於這樣的劇場的表演形式存疑。然而，還記得思甯在後期時曾經問過這樣的問題，「關於我們這樣踩街會不會影響到村民？」也許我們沒有人能確切地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都是參與於其中的一分子，要也是共犯而不是有能力給答案的人，但這是一個認知的過程，透過身體與社區結合的這些課程中，讓我們懂得去思考這些在以前連想都不會去想的問題。至於確切的問題答案，仍等待你去社區裡挖掘、發現，也許直到有一天你真的成為了一個村民，你才會知道答案。





足跡

關於最後的一年，我們所經歷的



詩情夢憶
崑劇折子戲清扮表演

演出
崑劇折子戲清扮表演

楊汗如 謝俐瑩

劇目
《牡丹亭·驚夢》
《玉簪記·偷詩》

時間
拾貳月拾捌日，週四
下午壹點參拾分至叁點參拾分

地點
文學院壹肆肆國際會議廳

1031218 楊汗如、謝俐瑩：
詩情夢憶——崑劇折子戲清扮表演

1031208 邢本寧、陳清河：
丑角表演藝術與《賣鬼狂想》創作歷程

1031020 溫宇航、林建華：
京劇的清裝戲——從《康熙與鰲拜》談起

1030317 蔡雅庭：
現代偶戲介紹——非人集社「非人」創作分享

1030423 崑劇的傳統技藝——臺灣崑劇團《風箏誤》示範講座

歌僕人計畫 系列講座

丑角表演藝術與
《賣鬼狂想》創作歷程



講者
邢本寧 本事劇團團長、編劇
陳清河 國光劇團丑角演員

時間
12月8日(一)13:00-16:00

地點
圖書館一樓多元創意教室

歌僕人計畫 系列講座

京劇的清裝戲
從康熙與鰲拜談起



講者
溫宇航 國光劇團一級演員、京劇小生
林建華 國光劇團助理研究員暨編劇

時間
2014/10/20(一) 13:00-16:00

地點
文學院144 國際會議廳

足跡

2015.1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歌僕人計畫 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現代偶戲介紹——
飛人集社「非人」
創作分享

03 / 17
16:00-18:00
文學院144 國際會議廳

蔡雅庭 (飛人集社團經理) · 高名辰 (飛人集社專案經理)

「非人」為其語言「非人」一詞，以「偶」為主要創作形式，將時空與戲劇語言交織，自由飛行的藝術創作會產生何種可能。近年來，隨著社會觀念轉變「超現實小劇場」以短編20分鐘小劇、實驗型空架學校或社區「生活」、「小事」；另外非線性的組合在戲劇小劇中也可以展現獨特「一偶一偶之間」，三五幕，強烈的視覺風格結合具體的情緒多變，成功開啟不同的觀劇新視。



4/23(三)
14:10-16:00
藝文中心
多媒體教室

崑劇的傳奇技藝
臺灣崑劇團《風箏誤》示範演出講座

主講人：洪惟助(臺灣崑劇團團長) | 演員：趙揚強、楊菊娟、唐瑞蘭、臧其亮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NO 

地球公民基金會

李根政

核電，是一場災難？

3/3(-)
13:00 | 16:00
社科院
227-1 教室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陳虹穎
台灣都市更新受業者聯盟

都市發展與迫遷

03/10(-)
13:00 | 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警告
違憲
強拆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當代社會問題分析
系列講座

13:00
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03/24	楊鵬如、陳家豐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我的社會紀錄	蔡培慧 台灣農村陣線 台灣的農村怎麼了？	04/28
04/21	林家安 紀錄片導演 六輕，就在你身邊	江宗衡 反南鐵東移學生小組 台南鐵路要東移？	05/05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蔡培慧 台灣農村陣線

4/28(-)
13:00-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台灣的農村怎麼了？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3/24(-)
13:00-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楊鵬如、陳家豐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我的社會紀錄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戲後人計畫 III：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教育部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劃

4/21(-)
13:00-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林家安
紀錄片導演
六輕，就在你身邊



5/5(-) 13:00-16:00 社科院 115 教室

江宗衡
反南鐵東移學生小組
台南鐵路要東移？



2014.2

One Year

1030303 李根政：核電，是一場災難
 1030310 陳虹穎：都市發展與迫遷
 1030324-0505 當代社會問題分析系列講座

1030428 蔡培慧：臺灣的農村怎麼了？

1030414 楊鵬如、陳家豐：我的社會紀錄

1030421 林家安：六輕，就在你身邊
 1030505 江宗衡：台南鐵路要東移？

1030520 汪兆謙：黑暗中的一道熱光——法國陽光劇團的啟示
 1030507 何一梵：重探莎士比亞——馬可白中的「模稜兩可」

1031217 何一梵：從易卜生到莎士比亞：歷史的逆旅行
 1030617 林子竝：日本暗黑舞蹈的特殊美學
 1031105 林境南：莎劇《仲夏夜夢》文本與改編中的精靈角色

足跡

2015.1

歐陸人計畫 系列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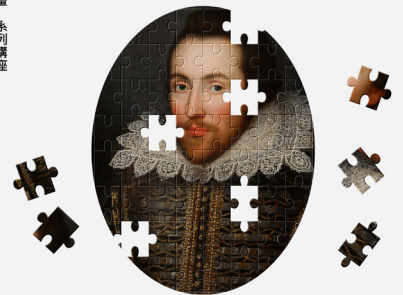


黑暗中的一道熱光 法國陽光劇團的啟示

汪兆謙 / 阮劇團團長

時間
2014年5月20日
地點
文學院201教室
16點至18點

歐陸人計畫 系列講座



重探莎士比亞—— 馬可白中的「模稜兩可」 (equivo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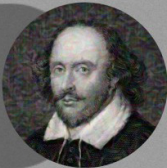
05/07(三) 18:30-21:30 文學院155教室

講者 **何一梵** 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Aberystwyth戲劇博士、專長為西方戲劇史、劇本寫作、近年研究重心為莎士比亞。

歐陸人計畫 系列講座



從易卜生到莎士比亞 歷史的逆旅行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IK JOHAN IBSEN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講者 **何一梵**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Aberystwyth戲劇博士、專長為西方戲劇史、劇本寫作、近年研究重心為莎士比亞。

時間 12月17日(三) 13:10-16:00

地點 文學院144國際會議廳

歐陸人計畫 系列講座

林子竝

北藝大戲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日本暗黑舞蹈的特殊美學



あんこぶどう

2014/6/17 (三) 1600-1800
文學院201研討室 (中文系研討室)

歐陸人計畫 系列講座

莎劇《仲夏夜夢》文本 與改編中的精靈角色



講者 **林境南**

英國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院英文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 11月5日(三) 13:10-16:00

地點 文學院104教室

你們與我們

黎佳宜 舞台燈好熱好熱，排戲好累好累，但是能做一齣戲，卻好幸福好幸福。
於是，在出社會一年後，看到臉書上戲俊人學妹的私訊：「我們要做一齣戲了。」
我回了一個笑臉，因為，能做一齣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喜歡戲曲或文學賺不了錢的。」很多人這麼說，包括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但，我會這樣走著。記得《牡丹亭》中杜麗娘看見偌大的花園時所說的：「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而我就像走進了戲劇、戲曲的一塊園地裡頭，真正開始了解，才知道這裡頭原來是美不勝收的。《牡丹亭》前半部對於「心之所嚮」的追求，到後頭杜麗娘超越肉體再度復生，獲得的美好後，需要面對現實上的困難，諸如生活、家庭等等，對我而言也是如此，進入園中才是冒險的開始。也希望未來的自己，能利用所學，完成更多的事情，讓自己能真正地、自在地優游在這塊連接著無數道大門的美麗園地之中。

林立雄

李帷綾 當然我也無法保證未來的我一定會進入劇場工作，但我相信在這段學生生涯的多方接觸之後，未來在選擇工作時的廣度也確實會增加許多，除此之外，在撰寫劇本或是構思題材的同時，也是我與社會持續進行互動與反思的過程，若是能夠讓自己的創作被更多人看見甚至獲得共鳴，我相信這也是我選擇這條路的最大回饋。

原來這輩子非做不可的事不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我們必須一再確認它。或許真的有些那些帶著對某些事物強烈執著且極具天賦的人們，他們絕對是幸運的。然而更多的我們只是自以為的重複過著事實上每天都大不相同的日子，猶如戀愛一般，固然有著剎那間天雷勾動地火的驚心動魄，更多的或許不停出現在生命中，只待發覺與感知。而帶著人們走入生活、探詢自己的內心，正是戲劇、文學在做的事。

詹喬浦

童士晉 這個計畫，讓我認識了戲劇的許多面向，它美不可言，如詩般的隱喻感極強，卻又切合人生，真實的如同生活。若是沒有這樣的計畫，我想今生的我對戲劇仍然會停留在初學者的階段吧；看過便是，卻無法深駐於心。詩珮老師說過，沒有藝術不會死，但沒有藝術會生不如死。我想這樣的計畫讓我真正活了過來吧！而這迴響，必也如同絕妙的交響樂，在我們戲俊人的人生之橫樑上，繚繞一生，餘聲不絕！

有人問我說，戲劇這條路既不是我的專業，也沒有穩定優渥的前途，為甚麼我大學時會不停地一意孤行向這塊前進。我無法反駁。在台灣無論是資源還是文化素養，舞台劇都是不受重視的小流文化，即使是電視螢幕上的光鮮亮麗，背後仍暗藏許多外在的競爭和內部的劣勢。但戲劇天生有一種魅力，讓枯燥的人生變得璀璨多彩。有人一生活得庸庸碌碌，可我在舞台上，死過、哭過、笑過、瘋過，各種酸甜苦辣都嚐過之後，我才知道，戲就是人生。

徐立庭

我們，到底是誰？且讓我們靜靜地說。

劇場是空的空間，開放的門，喜歡看著眼睛發亮的你們，上台一鞠躬。雖然，下台後倏忽空悠，彷彿夢裡南柯；相信我，世人與天使都在注目你們的生命扮演，直至天路的亮光。繼續努力，幕，尚未落下…

汪詩佩

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

阿甘說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沒有吃下去之前永遠不知道箇中滋味。這個計劃也像一盒巧克力，每個參與其中的人（包含我自己），在開端都是一個未知。然而無論苦甘，「巧克力禮盒」總聯結著美好的祝願與甜蜜的期待。即使初嘗苦口，假以時日，仍會有韻味在口中回甘發酵，成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頁感動。

林芷瑩

曾任教於本
計畫，現為
國立中山大
學中文系助
理教授

有幸加入戲劇培育團隊是畢業後最美好的收穫，能充滿激情地實踐夢想規畫課程、積澱創作能量，對我是非常奢侈的差事。雖這場繁花盛景就要結束，但我知道這段期間累積的飽滿動能，將會在所有參與者心中緩效釋放，成為日後人生的養份。

呂明純

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
系專案助
理教授

作為「紀錄」的，總有一天
會失落，或是腐朽。

作為「記憶」的，總有一天
會被翻找出來，細細回味。

有一天，你們或我們，終將遠行。

請記得，留在這兒的，與帶走的，除擱在心頭煉為感動，也將成為照亮生命最深刻的天光。

團隊 2011.08-2015.01

陳佩杉 陳志豪 吳岳霖 王珮綸
王文杰 郭亮廷 吳洛纓 陳美伊 林怡瑋
蕭如芳 蔡榮婷 汪詩珮 林芷瑩 周力德
徐立庭 呂明純 鍾欣志 簡妙如 胡兆明
蔡詩瑜 汪兆謙 姚信安 管中祥 許正平
許家綾 王昱程 林立雄 許瑋婷 鄭百佑
劉祐誠

戲後人計畫

2014.02-2015.01

這裡的旅行總有終點，這裡的戲總會落幕。
但我們與你們，將攜帶著幾年來的收穫，
走向，
彼此的道路。

END